

平津決戰中

文劍 曉天 小奕著

傅作義將軍的

中國文史出版社

平津决战中的傅作义将军

文剑 晓天 小奕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 正

平津决战中的傅作义将军

文剑 晓天 小奕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北窑上装订厂装订

*

1993年4月第一版·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75 字数：172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7-5034-0585-6/k·390

定 价：5.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天骄”之梦……………(1)

1. “我控制着华北战局”……………(1)
2. 对蒋失去了信心……………(5)
3. “华北中兴”的梦呓……………(11)
4. 密室中的阴谋……………(15)
5. 部署偷袭……………(18)
6. 偷鸡不成反蚀米……………(22)

第二章 踌躇难决……………(27)

1. 走我们要走的路……………(27)
2. 父、女之间……………(32)
3. 傅、蒋矛盾根深蒂固……………(36)
4. 同床异梦……………(40)
5. 求和电稿……………(47)
6. 举棋不定……………(50)
7. 意和示战……………(52)
8. 致电毛主席……………(57)

第三章 警着失算……………(62)

1. 出着中计……………(62)
2. “荣誉交代”……………(65)
3. “王牌”陷重围……………(68)

4. 夜召安春山·····	(71)
5. 要把丰台夺回来·····	(75)
6. 兵临平津·····	(79)
第四章 初谈受挫·····	(82)
1. 通向和谈的第一步·····	(82)
2. 向亲信吹风·····	(86)
3. 首次和谈·····	(92)
4. 准备依城固守·····	(97)
5. 痛不欲生·····	(103)
6. 拉拢与胁迫·····	(107)
7. 深沉忧虑度除夕·····	(113)
第五章 再开和谈·····	(118)
1. 茅塞顿开·····	(118)
2. 试探黄翔·····	(121)
3. 敦促·····	(125)
4. 二次和谈·····	(127)
第六章 “战”“和”之间·····	(133)
1. 天津炮声震荡着中南海·····	(133)
2. 邓宝珊将军出马·····	(137)
3. 最最难捱的一夜·····	(142)
4. 三次和谈与天津激战·····	(147)
5. 戏剧性的一幕·····	(156)
6. 没有封口的公函·····	(159)
第七章 古都黎明·····	(163)
1. 邀请学者名流共进西餐·····	(163)
2. 何宅被炸·····	(166)
3. 商定实施方案·····	(175)

4. 积极防范·····	(179)
5. 精心安排·····	(182)
6. 深切关怀·····	(188)
7. 公布协议·····	(191)
8. 率部出城·····	(195)
第八章 功载史册·····	(198)
1. 新的疑虑和朗朗笑声·····	(198)
2. 交接和改编·····	(208)
3. 拜会毛主席·····	(212)
4. 通电全国·····	(215)
5. 毛主席亲笔复电·····	(218)
6. 促成绥远起义·····	(223)
后记·····	(232)
傅作义在平津决战期间大事纪要·····	(234)

第一章 “天骄”之梦

1. “我控制着华北战局”

1948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办公室里，一位学者模样的人正在与傅作义攀谈。从外表看上去，此人要比傅作义小几岁，着长袍，戴眼镜，说话彬彬有礼，语词婉转，但语气坚定，声调低沉、有力。

此人姓杜名任之，傅作义的同乡。1933年，他从欧洲留学回国，任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山西大学讲师。1934年春，傅作义到太原办事，杜任之以公开身份与同乡关系与傅作义见了面，并畅谈了国内外形势，傅很感兴趣。此后，傅每到太原，都主动找杜谈话。当年，杜与周北峰在太原组织“中外语文学会”（介绍国际左派报刊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论著）时，聘请傅作义担任名誉副会长。不久，杜、周又推荐他们的学生、该会干事、傅的同乡阎又文给傅担任文书。1936年冬，傅作义领导的绥东抗日连战皆捷，杜在太原发起支援抗日捐献运动，曾寄捐款2万元。接着杜又组织了文工队，亲自率领到绥东前线作慰问演出，并与傅一同照相留念。1937年“七·七”事变后，杜任之写信召回在日本学医的胞弟杜敬之，介绍到傅部工作。太原沦陷后，杜任之在临汾与傅见面，傅

说他要打回绥远去，要杜向傅部介绍政工人员。杜先后介绍了10来名“抗大”学生、“民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到傅部做政工和文教工作。1946年10月11日，傅部占领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后，蒋介石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共军已崩溃”，当天就下令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并把傅作义捧为“天之骄子”，傅作义得意地向全国声明：如共产党能胜利，甘愿为其执鞭！杜见报后，即写信给阎又文说：声明措词狂妄，我认为执鞭之说将来可能实现，且看战局演变吧。不久，傅作义因事到了太原，杜与傅谈到国内战争形势，傅说：“延安已被打下去了。”言外之意是国共双方优劣之势已见，战局越来越不利于共产党了。杜说：“这是暂时的，可从此国民党也就陷入被动了。”傅不以为然地说：“那以后再看了。”

1948年7月，杜任之一因在太原有被捕的危险，二因考虑到与傅作义的关系，便于策动傅走人民的道路，由太原飞到北平。杜到北平后，住在胞弟杜敬之家里。杜敬之当时任傅部卫生处长、惠民医院院长兼傅的保健医生。杜让敬之和阎又文（“剿总”办公室副主任兼政工处副处长）一同去找傅作义，约定杜与傅会见时间。见面后，杜首先告诉傅：“我是因有共党嫌疑在太原有被捕危险才来北平的，你这里能不能安全地让我住下去？要能，我就留下，要不能，我就走。”

傅说：“这里是我的势力范围，阎（锡山）不能加害你。再者，像你们做大学教授的，就是‘国统’要抓，也得先同我打招呼。你住敬之家就很安全。”接着傅以困惑的神情说：“近些日子我为北平城里发生的事情很苦恼，学生游行、示威，与军警冲突，有的受了伤，社会舆论攻击我，你看有什么办法？”

杜说：“学生请愿，可以同学生领导人接谈，在可能情况

下，可以答应他们的要求；还可以召开大学教授座谈会，疏通情况和思想，也是个办法。”

杜任之在北平安顿下后，很快被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聘请为该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接着他又通过吴晗找到了北平地下党，与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崔月犁取得了联系。崔代表地下党对杜说：“鉴于你与傅将军几十年的交往，希望你在北平秘密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活动。”

接着，崔传达了中央有关策反傅作义的精神。崔说：“傅将军在抗日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定，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中国人民和我党的肯定和赞扬。1933年初，日军继侵吞我东北三省之后，又进犯我长城各口，傅先生率部驰平郊，在怀柔、顺义间的牛栏山一带与敌激战两昼夜，使敌不能得逞。1936年，傅将军不顾蒋介石‘不抵抗’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主张，毅然进行了‘绥远抗战’，取得了驰名中外的‘百灵庙’大捷，接着又收复了另一战略要点大庙。为此，毛主席从山城堡向傅将军发出贺电。‘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后，傅将军率部参加了平绥路东段各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守城。这一时期，与我八路军并肩作战，携手抗日，所以中央认为：他不愧抗日将领的光荣称号。由于他不是蒋的嫡系，与蒋有较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的今天，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但是，近两年来，他追随蒋介石戡乱反共，犯有严重罪行，所以，他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会轻易转向人民。因此，又必须立足于打，在打中争取……”

今天，杜任之就是根据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指示，来与傅作义谈形势，策动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

杜任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弹掉了纸烟上的烟灰后说：

“蒋介石的美苏战争幻想该破灭了，宋美龄亲自到美国求援，美国朝野上下都以冷眼相待。傅将军作何看法？”

傅作义沉默片刻，缓缓开口道：“蒋公幻想通过美苏战争，解决国内问题，宜生从不赞成。时至今日，美苏战争之说，不过是蒋公给其部属注射的一支强心剂。我认为任何时候，要扭转战局，必须以依靠自己力量为基点，任何外国人都靠不住的！”

杜任之见傅的思想已经敞开，就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说：“人民解放军打下济南之后，已经全面开始了夺取城市的阶段。济南的解放，吴化文与解放军合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宜生兄，你对战争发展的前途如何看法？”

“共军智勇双全，用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在山东战场是取得了很大胜利。的确，吴化文的投降，在济南战役中是起了作用的，那是共产党对吴化文做了策反工作的结果。但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还不能决定战局。”傅作义停了一下，以信心十足的口气说，“东北各大城市，除四平外，都在国军手里。华北除石家庄外，大城市也都在国军手里，我现在就控制着华北的战局！”

杜任之听后，认为傅作义对战争发展的形势还很不理解，没有办法提出让傅作义与中共会谈的问题，看来时机还不成熟，只好终止了这次谈话。当杜任之告别时，傅作义送他到门口，杜握着傅的手说：“请留步，秋后再见！”

阎又文送杜走出办公楼，径直走向停车场。阎又文问：“老师，您刚才说的‘秋后再见’，是一句双关语吧？”

杜任之面带微笑地说：“是的。到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如秋风扫落叶一样，连续夺取几个大城市的时候，可能就到秋后了。那时，你再派车来接我，我再同他谈谈形势和他的

出路问题。到那时候，他就可以接受与中共和谈了。”

2. 对蒋失去了信心

1948年10月1日，在华北“剿总”总部的小礼堂里，蒋介石正在训话。华北“剿总”所属的各兵团司令和各军军长，如四兵团司令李文、九兵团司令石觉、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以及军长段运、郑挺锋、袁朴、黄翔、林伟俦、刘云瀚、袁庆荣、郭景云、安春山、李士林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华北“剿总”参谋长李世杰，总参议张濯清，副参谋长梁述哉、郑晓岚，秘书长王克俊等，挺着胸、笔直地坐在座位上。蒋介石在讲话中，不时地低下头来，看看讲台上放着的“到会人员座位图”，这是华北“剿总”政工处刚刚画好的一份专制文书。因为蒋介石并不熟悉这些军以上将军，避免在呼唤人名时，出现张冠李戴或叫不出名字来的笑话。

蒋介石是昨天飞抵北平的。1948年9月12日，在华北人民解放军的配合下，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昌黎，切断锦（州）榆（关，即山海关）线，断绝了华北国民党军队增援东北的陆上交通，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战役打响前，蒋介石曾打算用在沈阳的嫡系主力打通沈（阳）锦（州）线，尔后将主力撤至锦州、榆关，必要时撤往南京、上海。战役开始后，特别是9月下旬，我军包围义县、锦州后，蒋介石觉察我军意在攻取锦州，感到形势严重。为此，蒋亲自率领俞济时（“总统”府军务局长）、桂永清（海军总司令）、周至柔（空军总司令）、郭忏（联勤总司令）、罗泽闾（蒋的随从参军）等军事大员于9月30日飞抵北平，驻北平鼓楼东圆恩寺行邸。

蒋介石说：“俊如（卫立煌字）自己不会打仗，但又不听我的话，不按我的作战方针办事，且又懦怯怕匪，所以使东北战局陷于被动！”

蒋介石停顿一下，接着说：“华北形势绝然不同东北，傅总司令指挥有方，智勇双全，屡建战功，不愧为‘华北长城’。”

蒋环视了一下会场，把话题转到了炫耀他的战绩上。他说：“当年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北伐时，兵力很少，武器很坏，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我们对优势装备的军阀部队作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口气就完成了北伐大业。为了纪念在北伐中平定了全国政局，我们才把北京改为北平。现在我们对共军作战，却不断地遭受挫折，这只能说明各部队的指挥官，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

蒋介石又扫视了一下会场，见众将军凝神静听，乃说道：“目前，我们的全部兵力，比共军多得多，海、空军是绝对优势，武器就更不用说了。只要大家同心同德，努力作战，胜利是不成问题的！”

蒋说到这里，突然放大嗓门高声叫道：“我告诉大家，美国决定大力援助我们，已经无问题。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美国也已经完成，不久就要开始行动。这样，我们革命戡乱的胜利，就更有把握了。”

蒋越说越得意，声越高。又补充道：“老实说，我们革命胜利的关键，就在于美苏对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必然爆发。现在，我们的革命确是遇到了暂时困难，但是，我敢断定不出三年，美苏必战，战则美国必胜。美国胜利了，那时我们的革命也就胜利了。”

最后，蒋要各将领继承总理遗志。蒋说道：“我们各将领

都是总理的三民主义信徒，应当同心同德，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牺牲，不应有太多的个人考虑，如果是那样，那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了。”

训话结束了，蒋所以要给华北诸将领训话，本来是想讲胜利的前途和保证，给各将领再注射一支强心剂，以维持业已离散的军心于短暂的统一，谁知众将领听了之后更加泄气了！

傅作义听了这次训话之后，就像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心。

傅作义对蒋的不信任感，屡有表露。傅问秘书长王克俊和参谋长李世杰：“你们看蒋的这个讲话怎样？”

李世杰说：“我和秘书长已经交换了意见，都认为坏极了。恕我直言，这是中、美勾结的继续与发展，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继续！身为国家总统，怎能讲出这等不要脸的话！”

王克俊补充道：“国家总统连属下的军长都不认得，还指望这种人能打胜仗？！”

傅作义痛愤地说：“这个讲话，使我看到了他一心投靠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他不可能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能实现独立统一的人，而是为了四大家族利益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傀儡，我们就为这样的人，为几个家族而战吗？！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绝对不能前门拒狼，后门引虎啊！”

10月2日上午，傅作义应召来到圆恩寺蒋介石的行邸，蒋、傅之间又展开了一场耐人寻味的争斗。

蒋介石说：“宜生啊，为了挽救东北危局，我想抽华北兵力组建援锦兵团，协同沈阳主力，南北对进，将围锦之共

军，包围起来，一举歼灭。援锦部队，不管是华北的，还是东北的，都由你亲自指挥，你意如何？”

傅作义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一言未发。他在用心思索揣摩蒋的真实意图。几十年的交往，他深深懂得，在与蒋谈话时，要提高警惕，谨防落入蒋事先设好的圈套！

的确，这不是傅作义疑心过重，蒋介石表面上的一番话，却实实在在埋藏着他的打算，这就是：调用傅的主力并命傅去指挥援锦之役，若能如愿，则可解救东北危局；若失利，则可把傅的嫡系部队拉到青岛，视情况再去支援徐海，或退至江南，加强长江防线。到那时，你傅作义所率领的都是我的嫡系中央军，不过江也得过江，就由不得你了！

傅作义思虑再三之后说：“援锦、解东北之危，此乃党国大事，我应尽全力。但不知委员长所说之援锦，是想从陆上走呢？还是走大海？请委员长明示。”

蒋一听傅作义所说，内心十分高兴，他以为他又得计了，说：“东北共军，十分狡猾，大战刚开始，就以优势兵力攻占了秦皇岛、山海关，切断了我军支援东北的陆上交通。为此，这次援锦，陆上应作为佯进，以策应我军从海上进至葫芦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协同沈阳主力，一举围歼锦州外围之共军。”

“好个兵不厌诈！”蒋介石话音刚落，傅作义就脱口而出，“委员长决心已定，那我回去就派人去查看援锦道路及港口情况，在查看道路时，声势稍稍大些，故意让共军觉察到我们将由此援救东北，以掩护我们海上进军的真实意图。”

“好，好，好！”蒋介石满口称赞，接着蒋以感叹的口吻说，“知我者，宜生也！”

傅作义见时机成熟，便以忧心忡忡的口气说：“委员长，

援锦之事关系国家前途大计，我资浅能鲜，不堪重任。委座德高望重，以统帅地位亲自指挥，一定能奏效。”

傅作义前面允诺如此痛快，是为了显示他对南京政府、对总统蒋介石的一片忠心。只有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之后，别人的话，他才能听进去，才能接受。

蒋介石一听，心想：此话言之有理。同时，他还想到，去年（即1947年）冬天，傅作义的一〇四军在东北出了一次大风头，如若这次再让傅指挥，这不又给了他出风头的机会吗！这样下去，他的威信就会越来越高，尾巴越来越大（指部队越来越多），发展下去，将无法控制。于是蒋说：“唉，这样也好，免得别人说三道四。”

傅作义心想，只要我能辞掉这个总指挥，你就不能再调我的部队去援锦了吧？你这个总指挥，总不能指挥别人的部队去打仗吧！于是，傅作义主动问道：“是否通知林伟俦、黄翔两位军长，请他们及早准备援锦？”

蒋介石未作可否的表示，站起身来，边踱步边说：“我今天就飞沈阳，到那里商量商量再说吧。”蒋停顿片刻，又接着说：“为了策应援锦之役，保障援锦之役的胜利，在我指挥援锦之时，华北国军应抽调部队，组成快速兵团，趁冀中共军空虚之际，突然袭击石家庄和共军老巢西柏坡，这不仅可以收到策应之效，还可牵制共军主力南下，减轻北线对我军的压力。”

傅作义心想，这个老头子真难对付，刚刚推脱了援锦之事，又来了突袭之命。傅说：“委员长所说极是，不过突袭石家庄，并非一件易事，需要经过几百里的解放区，突袭成功的可能性很值得考虑。”

蒋说：“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是很大的，关键问题：一是保密，二是快速。就这样说定了，我组织援锦，你

准备突袭，我们南北相互策应，定会双双取胜！”

蒋介石断然结束了这次谈话，究竟谁在这次争斗中取得了胜利，很难作出明确答复。因为他们都是胜利者，又都是失败者。傅作义的胜利，在于他说服了蒋介石，不再让他出任援锦总指挥。可是，在突袭石家庄的问题上，他却失败了。特别是蒋的硬性决定，没有让他把话说完，他心中抱着很大的委屈，离开了圆恩寺行邸。

10月3日，蒋介石等由沈阳飞返北平。10月4日，蒋又召来傅作义，又经过了一番明争暗斗，使援锦之事得出了结果：调华北林伟俦的六十二军、黄翔的九十二军，及独立九十五师，另决定放弃烟台，调出王伯勋的三十九军，以上部队均由海上运往葫芦岛集中，并调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到葫芦岛统一指挥。在侯未到葫芦岛前，由原驻葫芦岛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

10月8日上午，蒋介石命令新组成的侯镜如援锦兵团，配合东北精锐主力廖耀湘兵团，定于10月10日，分别从锦北彰武和锦南葫芦岛出发，南北对进向锦州增援，企图同被围在锦州的范汉杰里应外合，打破我军对锦州的包围。谁知就在热烈讨论军事大计的同时，蒋介石接到了夫人宋美龄从上海发来的急电，说大儿子蒋经国，以“经济管制督导员”的名义，拿着蒋的尚方宝剑，在上海限兑金圆券，狠狠打击上海的“大老虎”，连蒋的姨侄孔令侃也顶不住，要蒋急飞上海，去解孔令侃之困危。

蒋看完电报，眉头微微一皱，即对侍卫长说：“准备飞机，即去上海。”

可巧，蒋的这些举动，被身旁的傅作义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对蒋要丢下辽西会战不顾而去上海，极为惊讶。问道。

“总座，何事如此紧迫？”

蒋随口答道：“私事。”

既已说明是私事，傅作义不便再问，便告辞返回总部。当天下午2时，蒋果然离平飞往上海了。

蒋到上海后，听宋美龄报告，蒋经国在沪限兑金圆券颇有成绩，已经搜刮到了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和银元，甚是欣慰。但是姨侄孔令侃（扬子公司老板）被作为“大老虎”来打，那怎么能行，于是，蒋立即训示蒋经国停止查抄扬子公司，并且由蒋介石夫妇与孔令侃同坐一辆轿车，在上海市“巡视”一番，以显示孔氏法力通天。

蒋在上海干的这些事，傅作义第二天就知道了。傅对秘书阎又文说：“如此轻国事而重私务，对国事形同儿戏，哪里还像个国家总统！他要美人，要金元，连江山都可不要，我们何苦为他撑这只破船呢？我现在非常后悔，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两年前鬼迷心窍，受了他的愚弄，向解放区大肆进攻，并攻占共军华北首府张家口，结果把自己牢牢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上，跟着他投入内战深渊，弄得我们今天面临十分困难的境地！”

3. “华北中兴”的梦呓

北平的秋天，是金色的，美丽、迷人。高高的蓝天，清澈无云，潺潺的流水，明净如镜。但是，在这战事频繁、人心惶惶的年代，人们无心欣赏大自然。

10月10日，蒋介石离开北平的第三天，阙汉骞指挥葫芦岛已集中的第五十四军、第六十二军、暂编第六十二师在空军、海军的掩护下，以斗牛式的战法，向位于锦州以南的塔